

托爾斯泰選集

I

復

活

第二部

吾系有念

徐仲廉

譯文叢書

托爾斯泰著

復
活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復

活

再遇之後案子就可以在大理院審問了，蕭黑流道夫準備在這個時候去到彼得堡，向皇帝呈遞請願書，以便如作請願書的辯護士所勸告的，呈遞請願書給皇上。假如上訴沒有成功，則對於這一點，按照辯護士的意見，應該有原諒，因為上訴的理由是很不充分的。則有馬斯格洛在內的那一羣波利犯，曾許在六月初起程，因此，要能準備就緒隨同馬斯格洛去西北利亞，這是蕭黑流道夫所毅然決定的，則必須現在到鄉下去處理事務。

蕭黑流道夫最先去訓庫斯明斯基，最近的黑土地裏的大田莊，他大部分的收入都是從這裏來的。他在童年和青年時期曾經在這個田莊上居住過，後來在成年時期還來過兩次，這次是應母親的要求，帶了一個日耳曼人管事到那里，和他核算了租務，因此他早已知道田莊上的情形以及農人對於帳房即是對於地主的關係。農人對於地主的關係是這樣的，就是，說得有禮貌些，農人完全依賴帳房，說得直率一些，便是帳房的奴隸。這不是明顯的奴隸，如同在六十年所廢除的，在地主之下，一定的人們做奴隸，而是在一般大地主之下，主要地且有時唯獨地是在有過農奴的人們之下，一般無土地的或者土地少的農民們做奴隸。蕭黑流道夫知道這個，他不能夠不知道這個，因為田租是建立在這種奴隸制度上的，而會助成這

種奴隸制度。不僅點黑流道夫知道這個，他還知道這是不公正的，殘忍的，而且是從做大學生的時候就知道這個，那時，他曾公然信仰並宣傳亨利·喬治（一八三九——一八九七——，美國經濟學家——譯）的學說，並且根據這個學說，而將父親的山地給予農民，認為領有土地，在我們這時候，正和領有農奴在五十年前是同樣的罪惡。確實，在軍役之後，當他慣于每年約用二萬盧布時，這一切的知識對於他的生活不復是有拘束性的了，被遺忘了，他不僅從來不向自己問到自己對於財產的態度以及他母親給他的那些錢是從何處而來，而且金圓不想到這個。但母親的逝世，承繼，管理自己的財產，即是土地的必要——又向他提出了他對土地私有的態度的問題。在一個月前點黑流道夫還會向自己說，他沒有力量改變現有的秩序，不由他管理田莊，——遠離田莊而生活，從田莊上獲得金錢，多少會許自覺心安。現在他却決定了，雖然是有西比利亞之行以及他和牢獄世界之複雜困難的關係，這是需要金錢的，——他仍舊不能夠讓事情停留在目前的狀況中，而必須于己不利地去改變牠。因此他決定了不自家種田，而將土地以低廉租價租給農民，讓他們能夠不依賴地主。點黑流道夫，不止一次，在比較地主的地位與農奴的主人的地位時，也比較了「出租土地給農民以代僱傭工人耕種」與農奴的主人的辦法，就是使農人納租金以代賦役。這不是問題的解決，而是到達解決的步驟，這是從較為粗野的壓迫方式，進入較不粗野的壓迫方式。這就是他要做的。

聶黑流道夫在將近中午時到達了庫斯明斯基。他在各方面簡單化自己的生活，沒有打電報，只從車站上僱了一輛雙馬半蓬車，車夫是一個穿南京棉布衣服的少年，在長腰下邊的衣褶裏繫了一條帶子，按照車夫的姿勢，坐在馭者坐台的一邊，他很樂意和紳士談話，尤其是當他們談話時，打傷的跛腿的白挽馬和消瘦的喘息的副馬能夠徐步而行，這是牠們一向所很歡喜的。

車夫說到庫斯明斯基的管事，不知道他是在趕車送主人。聶黑流道夫有意不告訴他。第二天「漂亮的日耳曼人」，在城裏住過前，讀過小說的車夫說。他向乘客半側著身子坐在馭者坐台上，忽上忽下地揮著長鞭柄，顯然是誇耀自己的本領，「三匹栗色馬套上車子，帶他太太出去，多麼好啊！」他繼續說。「冬天，在耶穌聖誕節，大房子裏有聖誕節樹，我也趕車送客去，有電燈光。全縣裏也看不到這樣的工搜刮了許多錢，十可怕！為什麼他有這樣大的權柄！據說他買了好的田莊。」

聶黑流道夫覺得他對於日耳曼人管理田莊的方法，以及從中取利，是完全漠不關心。長腰車夫的敘述是他覺得不愉快的。他欣賞美好的白晝，時而遮翳太陽的發黑的密雲，春季穀物的農田——田上處處有農夫用來犁在除稗麥田裏的草，密而發綠的冬麥田——上面有雲雀飛起，除了遲晚的橡樹已蒙上綠色的樹林，斑點着半馬的草場，有農人的田疇，——可是他

想起了有什麼不愉快的東西，當他自問「是什麼？」時，他想起了車夫說到日耳曼人如何管理庫斯明斯基的田事。

到了庫斯明斯基辦理事務時，聶黑流道夫忘記了這個不愉快的感覺。

賬簿的檢查，同管事的談話——他單純地舉出農民田地少以及這些田地爲地主田地所環繞的利益——更促使聶黑流道夫決心停止自家管理田務而把全部土地租給農民。

由於賬簿和他同管事的談話，他知道，和從前一樣，三分之二的耕地是按照規定工資由僱工用改良的器具耕種的，其餘三分之一的田地是按每皆夏其那（約合一·七英畝，十八華畝——譯）五盧布的王資由農人耕種的，即是，爲了五盧布，農人必須將每皆夏其那犁三次，耙三次，播種，刈割，打捆成束，送到打穀場，即是按照自由工人的最低工資要做至少值十盧布的工作。農人要用工役按照最貴的價格去償付從農房所得到的一切，他們要以工役去償付草場、樹林、芋薯莖的價格，幾乎大家都欠農房的債。例如，租給農民的靠近荒野的田地，每皆夏其那要付出土地價格按五分利息計算而能獲得的數目的四倍。

這一切聶黑流道夫早已知道，但現在他覺得這好像是新的東西，只是詫異：他如何能夠、處在他的地位上的人如何能夠、不看到這種關係的不正常。管事的說到，如何土地租給農民時，一切農具便悉空損失了，這些農具不能夠賣土地的價值的四分之一，如何農民

活

難得土地，如何在這種激波中，黑流道夫要損失很多，這些理由只更加使黑流道夫相信，在他把土地租給農民而奪去自己大部分的收入時，他是做一件好事。他決定在儘可能短的時間內立刻辦完這件事。收集及出售已種的麥子，出售農具與無用的房屋——這些應該由管事以後再辦。現在他要求管事在第二天召集庫斯明斯基的田地中的三個村莊上的農民，以便向他們宣布自己的意向，並談判租地的價格。

愉快地意識到自己對於管事的理由是堅決的，並準備為農民而犧牲，黑流道夫從賬房走出，考慮著當前的事務，繞過房子，走到今年荒蕪的花壇（管事的房屋對面的花壇破壞了），走到長了菊花的 lawn tennis 草地（網球場——譯），走到菩提樹的幽徑，他通常來這里抽雪茄菸，三年前在母親那里作客的美麗的基銳莫發曾和他在這里談情。簡短地考慮了他明天要向農人們說的話，黑流道夫走到管事那里，在吃茶時，又和他討論到如何清理一切田事的問題，完全安心之後，便走進爲他預備的大房子裏的房間，這是一間留作招待客人之用的。在這間清潔的小房裏有威尼士風景圖，在兩窗之間有一面鏡子，有一張清潔的彈簧床，一張小桌子，桌上有一瓶水，火柴與熄燭鉗。在鏡前的大桌子上擺著他的打開的旅行提箱，露出他的化裝匣和隨身帶的書：俄文的——犯罪原理之研究，和一冊英文的一冊日耳曼文的同樣性質的書。他打算在下鄉期間的閒時間讀牠們，但現在已沒有時間了，於是他準備躺下

來睡覺，以便明天趁早起床準備向農民說話。門窗，用舊布蓋着，窗簾，用舊布蓋着。在房角落上有一張老式的鑲花的紅木靠椅，這張椅子他記得是擺在他母親的臥室裏的。牠的形狀頓然在聶黑流道夫的心靈中引起了完全意外的感覺。行將傾毀的房子，行將荒蕪的花園，將被砍伐的樹林，所有的這些圍牆、馬廄、器具倉庫、機器、馬匹、牛，——令他覺得痛惜，這些東西，他知道雖然不是由他自己，却是要很多的精力去創辦，維持的。先前他覺得拋棄這一切是很容易的，但現在不僅是這個，而且土地的出租以及現在所需要的收入半數的損失，也令他覺得悼惜了。立刻出現了這樣的理論爲他利用，就是，把土地租給農民並毀壞自己的農場是輕率的，不該的。

「我不該有土地。沒有土地，我便不能維持農場。此外，我現在要去西比利亞，因此，房屋和田莊我都不需要了，」一個聲音說。『這一切是如此的，』另一個聲音說，『但第一點，你不是終生住在西比利亞。假如你結婚，你便會有小孩。正如同你會得到完好的田莊，你也應該把牠照樣的交給他們。對於土地是有責任的。捨棄，消滅一切是很容易，創立一切便很難了。主要的——你應該考慮自己的生活，決定你將對你自己做什麼。並根據這個而處理自己的財產。你的這個決心是堅決的嗎？其次，——你所做的是果真憑你的良心做的，抑是爲了別人，爲了對他們誇耀自己而做的呢？』聶黑流道夫問自己，不能不承認，別人所說

復

活

特關於他的話，對於他的決心是有影響的。他想的愈多，發生的問題也愈多，這些問題愈難得不能解決。……

爲了離開這些思想，他躺在清潔的床上，希望睡着，以便明天用清新的頭腦去解決他現在弄混亂了的問題。但他好久不能睡着；從敞開的窗裏，隨着新鮮的空氣和明月，飄進來了蛙聲；夾雜着遠處公園裏夜鶯和近處窗外盛開的丁香花叢裏一個夜鶯的啾啾聲；啾啾聲。聽着夜鶯與蛙，黑流道夫想起監獄長的女兒的音樂；想起了監獄長，他又想起馬斯洛發；當她說：『你丟開這一切吧！』時，她的嘴唇是如何打抖，好像蛙的閣閣聲。然後日耳曼管事開始下去到蛙那里。應該阻止他，但他不僅下去，而且變成了馬斯洛發並開始責備他：『我是一個流刑女犯，你是公爵。』『不，我不屈服，』黑流道夫想，恢復了神志，問自己：『那末，我做的好還是壞呢？我不知道，但我覺得這都是一樣。都是一樣。應該睡覺了。』於是他自己開始下去，到管事與馬斯洛發所爬下去的地方，在這里一切都完結了。

二

第二天早上九點鐘黑流道夫醒覺了。年輕的侍候主人的賬房書記聽到動彈，送給他從未有過那麼明亮的靴子，和清潔的冷泉水，並通報說農人們在聚集了。黑流道夫從上

跳起來，回憶着。昨天關於他要租出土地毀棄農場的惋惜情緒一點痕跡也沒有了。他現在驚異地想起這個。他現在爲他當前的事情而歡喜，不禁地爲牠驕傲。

從房間的窗子裏可以看見長了荳蔻的草地網球場，農人們奉管事之命聚集在這里。夜間蛙並沒有空叫。天氣是陰沉的。沒有風，只上落了溫暖的輕柔的小雨，在樹葉、樹枝、和草上掛著水珠。進窗子裏來的，在綠草的氣味之外，還有需要雨水的土地的氣味。

聶黑流道夫穿衣時向窗外看了幾眼，看見農人們聚集在球場。他們先後地來到，互相脫帽行禮，拄著拐杖，站成一圈。管事，肥胖、強健、有肌肉的青年，穿著綠色站領與大紐扣的短上衣，來向聶黑流道夫說大家都集齊了，但他們要等待——讓聶黑流道夫先喝咖啡或茶，兩者均準備了。

「不，我頂好還是去見他們吧，」聶黑流道夫說，想到當前和農人們的談話，感覺到全然出乎自己意料之外的畏怯與羞恥情緒。

他是來完成農人們的那種希望，牠的完成是他們甚至不敢想到的，——把土地按照低廉的價格租給他們，即是，他來向他們做件善事，而他却因爲什麼而覺得羞慚。他走到聚集的農人們面前，他們露出美髮、鬚髮、光禿、灰髮的頭，他是那麼窘迫，好久什麼不能說出。細點的雨繼續下落，留在農人們的頭髮、鬚髮、和長袍的氈毛上。農人們穿著主人，等著他

復活

向他們說話，而他却那麼窘迫，什麼也不能說。窘迫的沉默被妄自尊信的日耳曼管事打破了，他認為自己是俄國農民的專家，俄文說得漂亮正確。這個強壯過胖的人，正如同聶黑流道夫本人，和農人們瘦而打皺的臉同衣服下面聳起的肩瘦腓骨成了驚人的對照。

「現在公爵要對你們做件好事——把土地給你們，只是你們值不上這個，」管事說。

「怎麼我們值不上，發西利·卡爾累支，我們沒有替你做工嗎？我們很滿意過世的女主人，上帝保佑她，年輕的公爵不會拋棄我們的，謝謝他，」雄辯的紅髮農人說。

「我們沒有埋怨主人的地方；我們所申訴的只是沒有土地，」另一個寬肩的農人說。「不夠維持生活。」

「我就是爲了這個才召集你們的，假若你們願意，我想把土地交給你們，」聶黑流道夫說。

農人們無言，似乎是不明白或者不相信。

「拿出土地給我們，這是什麼意思呢？」一個中年的穿長背心的農人問。

「租給你們，讓你們出低額的租金去利用土地。」

「可喜的事情呵，」一個老人說。

「但願能夠出得起租金就好了，」另一個人說。

「爲什麼不接租土地呢？」

「——這人睡。」

「這是我們的慣事呵，——靠土地吃飯！」

「你再安開了，只要留心到——收錢，但是多少的罪過呵！」一些聲音說。

「是你們的罪過，」日耳曼人說，「假若你們工作，並且守規則……」。

「對於我們的弟兄是不能夠這樣的呵，發西利。卡爾累支」，尖鼻子的瘦老人說。「你說，『爲什麼把馬放進麥田裏來了？』好像是我們牠去的，但是誰放牠去的呢，我可是一天一天，度日如年，揮動鐮刀，或者刈的，我夜裏睡著了，馬進了你的麥田，你連我的皮都要剝去了。」

「但你應該守規則。」

「你說的好——規則，可是我們力量不夠」，黑髮濃密的、高長的、中年的農人回駁。

「我不是向你們說過做籬牆的麼？」

「你給我們木料呀，」低矮，醜陋的農人從後邊發言。「去年我想紮籬牆，砍了一個樹苗，你就把我送到牢裏喂了三個月虱子。這就是做籬牆。」

「他說的是什麼！」黑流道夫問管事。

「Der erste Dieb im Dorfe (村士第一名竊賊)」，管事用日耳曼語說。「他每年在

活

復

樹林裏被採到。」然後他對著農人說，「你該知道尊重別人的財產。」

「可是我們不尊重你嗎？」老人說。「我們能夠不尊重你，因為我們是在你的手裏，你可以把我們搓成一根繩子。」

「呵，老兄，沒有人損害你；你也不要損害別人。」

「真的，損害！你去年打了我的臉，就是這樣擺下來了。同有錢的人不能夠盡理，顯見的。」

「但你要守法律。」

顯然是在進行文字的鬥技，參加者不很知道他們是爲了什麼，是在說什麼。只可以看出來，一方面是被恐怖所約制的憤慨，另一方面——自己優越與權力的意識。聶黑流道夫聽著這個覺得不舒服，他企圖回到正事上去：規定價格與付錢期限。」

「那末關於土地要怎樣呢？你們願意要嗎？假若我把全部的地租給你們，你們給什麼價呢？」

「東西是你的，你定價吧。」

聶黑流道夫說了價。和尋常一樣，雖然聶黑流道夫所定的價遠低於他們付給別人的價，農人們却開始談判，認爲價錢太高。聶黑流道夫對他的提議將被愉快地接受，但滿意的表

微却一點也看不到。

只是憑了這個聶黑流道夫可以斷定他的提議是有利的，就是，在談到是誰接租土地時——是整個的團體抑是公司，農人之間起了激烈的爭論，一部分人希望除開那些沒有力量的，不能按期付錢的；另一部分人是他們所希望除開的。最後，由于管事，價格與付錢期限被規定了，於是農人們喧嘩地談著，下山回返村莊，聶黑流道夫去到賬房和管事起草契約條文。一切辦理得正如聶黑流道夫所希望所期待的：農人們得到了土地，比在這個區域裏他處土地價格低百分之三十；他從土地上的收入幾乎減少了一半，但對於聶黑流道夫却夠而有餘，特別是因爲還有其他的收入，就是他因爲出售樹木及出賣農具而得到的。一切似乎極好，但聶黑流道夫總是覺得有什麼慚愧的地方。他看到農人們雖然有的向他說了感謝的話，却是不滿意的，並期望更多的收獲。結果是他自己損失了很多，而對農人却未做出他們所期待的。

翌日家製的契約被簽訂了；伴隨着前行的選出的老農們，聶黑流道夫帶着有什麼事沒有做完的不快情緒，坐上管事的三馬的，如車夫所說的華麗的車子，向迷惑地不滿地搖頭的農人們告別後，便去到車站。聶黑流道夫不滿意自己。爲什麼他不滿意，他不知道，但總是覺得有什麼悲哀的事，有什麼可恥的事。

活。黑流道夫從庫斯明斯基來到他從姑母那裏所繼承的田莊——就是他認識卡邱莎的地方。他希望在這個田莊上處理土地事件一如他在庫斯明斯基所處理的；此外，他想知道關於卡邱莎還能知道的一切，和她同自己的小孩：他是真死了嗎，他是怎麼死的？

他大早晨來到巴洛弗，當他的車子進院子時，第一件令他驚異的事乃是一切房屋的——尤其是住宅的荒蕪、老朽的樣子。原先是綠色的鐵屋頂久未塗漆，因銹而紅，有幾片鐵皮向上捲起，大概是因為風暴；圍繞房屋の木板有些地方被人弄破了，在破處，取下鏽釘，木板便可以容易地拿下來。兩道階梯，前面的和他所特別難忘的後面的——腐朽破爛了，只留下了托撐的柱子；窗上破了玻璃的地方用木板補著，管家所住的廂房，廚房，馬廄——都腐朽而發灰色了。只有花園不僅沒有荒蕪，而且還茂盛，繁密，現在滿是花朵；在籬笆的那邊可以看見宛如白雲的開花的櫻桃，蘋果樹，與李樹。丁香花的籬垣開著花朵，恰似那一年，十二年前，黑黑流道夫曾和十六歲的卡邱莎玩捉迷藏，跌了交，被刺草戳破了皮。蘇菲亞·伊發爾美娜種植在屋旁的落葉松那時是一個棒子，現在是大樹了，樹幹可以做棟樑了，樹枝上籠罩著黃綠色的柔毛般的松針。河流是在兩岸之下，在磨坊的水渠上潺湲著。在河那邊的草場

上救着雜色的、混合的、農人的歡聲。

管家是未修畢神學課程的學生，在院裏笑着迎接聶黑流道夫，不停地笑着請他進賬房，仍舊笑着走到隔牆那邊，好像用這個笑容許諾什麼特別的東西。隔牆後邊有了低語聲，又沉默了。車未接到酒錢，響着鈴子，把車趕出院子，於是全然寂靜了。然後穿繡花外衣的，耳上掛著繩子的，赤足的女孩打窗下跑過，在女孩後邊跑著農人，他在踏成的小徑上端響著大鞋的釘子。

聶黑流道夫坐在窗前，看著花園，諦聽著。從雙扇的小窗子裏吹進來新鮮的春天的空氣和翻掘的土地的氣味，輕輕吹動他汗額上的頭髮和放在被刀刻劃的窗檻上的紙張。河上洗衣農婦們的杵聲，互相交雜地響著。——「特啦——吧——」——「嗒叶，特啦——吧——」——「嗒叶，」——這聲音飄送在閃耀于陽光之下的美麗的面河面上，河水冲在磨坊裏的聲音的律地傳來，一個蒼蠅嗡嗡地響亮地嗡嗡著從他耳邊飛過。

聶黑流道夫頓然想起，同樣的在很久之前，當他尚是年少而天真時，他在這裏聽過磨坊的復韻律聲中河上農婦們搗洗衣的杵聲，同樣的春風會吹動他的濕額上的頭髮，和被刀刻劃的窗檻上的紙片，同樣地在他耳邊恐怖地飛過蒼蠅，而他並不是憶起自己那時是一個十九歲的青年，却覺得自己還是和那時一樣，具有同樣新鮮，純潔，充滿了對於將來的最偉大的各種可

能性，然而同時，彷彿在夢中，他知道這已不復再有，於是他感到極度的悲哀。

「要在什麼時候吃飯呢？」管家笑着說。

「隨便你什麼時候吧，——我不餓。我要到村子上去走走。」

「你不要進房子裏來嗎？裏面我一切的東西都好。請你看一下吧，即使是在外邊……」

「不，以後再看吧，現在，請你告訴我，你們這裏有一個叫作馬特勞娜·哈銳娜的婦人嗎？」

她是卡邱莎的姨母。

「有的，在村子上，我怎樣也不能夠和她處得好。她開酒店。我知道，責備她，罵她，但是假若要辦她——太可憐了：一個老太婆，她有孫子，」管家帶著如舊的笑容說，表示又願意討主人歡喜，又相信聶黑流道夫正和他一樣，明白一切的事情。

「她住在哪裏？我要去看她。」

「在村子的盡頭，打邊上數第三家。左手是磚牆的屋子，在磚牆的屋子那邊就是她的土牆屋子。但頂好還是我陪你去吧，」管家說，快樂地笑著。

「不用，謝謝你，我去找，請你費神去通知農人們聚會：我要同他們談到土地的事情，」聶黑流道夫說，打算在這裏和在庫斯明斯基一樣同農人們訂一個契約，並且，假如可能，